

中东欧国家周报

【阿尔巴尼亚社会周报】

阿尔巴尼亚人的2019年：动荡、不幸和注定
不值得怀念

Marsela Musabelliu

(2019年1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的 2019 年：动荡、不幸和注定 不值得怀念

引言

对阿尔巴尼亚人而言，2019 年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年。除了过去的社会负担，新的负面趋势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对于仍然在努力提高最基本需求的国家而言，这种负面趋势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社会都在从困惑走向沮丧，从沮丧走向屈服。意见和担忧未得到重视，导致人们对国家机构丧失信心。整个社会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各种问题，主要包括：反对派持续抗议，移民造成人口下降，医疗保健，贫困/低收入家庭的风险，高等教育和研究，以及 11 月的地震及其影响。

六个月的抗议活动

正如 2019 年 1 月宣布的，阿尔巴尼亚反对派从 2 月至 6 月在首都的大街小巷开展了抗议活动，而在其他城市持续到 8 月。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一直持续到 9 月，这些抗议活动时常会演变成暴力活动。在反对派要求撤换政府的号召下，抗议者用随手可得的“作案工具”（石头、铁棒、木矛和鞭炮等）和激愤的言辞与地方警察发生冲突。在国际新闻报道中，阿尔巴尼亚社会抗议中央政府的活动连续几个月成为头条新闻。反对派传递出的信息是响亮且明确的，从字面上理解即：与政府机构及其最忠实的支持者对抗。这个国家见证了一群歇斯底里的人，他们感到痛苦和不满。在这个社会中，少数派的声音更大（而且更倾向于暴力），而其他人不得不为这一小部分人付出巨大代价。所有动乱结束后，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当某一群体的要求很荒谬，如同煽动和资助他们的领导人的言辞一样荒谬时，这种结果是正常的。如果反对派的主张能引起大多数民众的共鸣，结果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显然他们未能引起民众的共鸣。抗议的呼声并不吸引阿尔巴尼亚人，因为他们深知，这种抗议只是出于对权力的贪欲，与国家的真正问题无关。这也是更深层社会问题的一个表现，即：公民的对抗情绪体现在他们自己的政治偏好中。

政治危机令社会付出了代价。暴力抗议活动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除了所有阿尔巴尼亚人都面临的核心问题外，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导致全国各地的局势更加脆弱。实际上，夏季旅游人数明显下降使得地拉那的小企业营业额增长缓慢，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受损的形象给外国投资者增加了更多的担忧。

移民对人口数量下降的影响

在阿尔巴尼亚，背井离乡被普遍认为是所有抗议活动中最让人痛心的。副总理公开承认了民众长期以来所担心的事情：2013 年以来，超过 50 万阿尔巴尼亚人离开本国，去寻求更好的生活。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这个数字是短期内的峰值。离开的主要人群是新组建的家庭、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以及 18—29 岁的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专家一致认为，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离开本国，是教育水平低下和高失业率造成的后果。据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9 年前三季度，青年失业率

为 22.2%。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ES foundation）在东南欧的一项研究指出，许多国家的青年移民潮已开始减弱，但在巴尔干地区，尤其是在阿尔巴尼亚，情况并非如此。仍有 285000 阿尔巴尼亚人计划在未来几年离开该国，其中大部分为年轻一代。阿尔巴尼亚人离开国家的愿望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死灰复燃。根据欧洲庇护支持办公室 1—7 月的数据，阿尔巴尼亚在某个欧盟成员国的庇护申请总数约为 1.4 万份，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24%。阿尔巴尼亚社会老龄化速度很快。阿尔巴尼亚曾是欧洲人口最年轻的国家，然而其平均年龄逐渐从 27 岁增加到 35.4 岁。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生育率降低，每名妇女的子女人数从 2.7 人减少到 1.6 人以下，养老金和社会保障需求的增加使医保及社保领域都出现了各自的问题。

移民给阿尔巴尼亚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年轻人强烈希望离开这个国家，有资质的工人在外寻求工作，年长的父母孤苦伶仃。多年来，人口年轻化一直被学者视为阿尔巴尼亚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希望，然而这种希望正在烟消云散！

医疗保健

阿尔巴尼亚的全民医疗保健模式基于强制性和自愿性出资，并由国家预算做补充。最新数据表明，总的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7%，估计为 8.7 亿欧元，其中 41.3% 为政府支出。仅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选择在公共医疗系统之外接受治疗，而那些选择接受公共服务的人却要额外付费。根据欧洲健康消费者指数进行的调查，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国家中非官方医疗支付最多的国家。公民要承受双重负担，他们要向政府支付强制性的健康保险费，而当他们真正需要医疗服务时还要再付钱。对需要医疗服务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有三种困难：一是自付费用（贿赂），即国家医疗保健部门有限的公共开支（与其他巴尔干或东欧国家相比）导致了住院和门诊病人对自付费用的依赖度增加。调查数据显示，在收入最低的家庭中，住院服务的自付支出总额占家庭月支出总额的比例已经上升到 60%。二是药品质量，2015 年以来，所有与医疗保健相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指出，阿尔巴尼亚销售的药品质量较低。受此影响最大的是老年人（退休人员），虽然社保免费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基本药物，但是他们得到的大部分是二手药。任何一家药房的药品泛滥，都会致使主要医院的药品质量下降，给这些医院带来重重困难。三是医疗人才流失，即：最强烈要求医疗系统改革的是那些有意离开本国的医生和护士。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有 78% 的阿尔巴尼亚医生准备离开，其中 24% 的人希望立刻离开，而如果有机会的话，有 54% 的人会考虑离开。从最新的可用数据也不难看出这种情况，阿尔巴尼亚每千名居民中配有 1.2 名医生和 3.2 名护士，此比例在欧洲排名最后。受此现象影响最大的是农村地区，农村没有医疗中心，也没有医生，健康出现问题时，人们必须走几公里到最近的医院。2019 年 10 月公布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过去 9 个月，有 550 名护士离开阿尔巴尼亚到欧盟工作。

上述因素仅仅是阿尔巴尼亚卫生保健的核心问题，而这些因素的影响逐渐扩大，影响到每一个公民。不幸的是，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并且仍在持续。无能的立法者实施的破坏性政策导致效率低下，低效率容易受到操纵，操纵是腐败的根源，腐败很容易在一个堕落的体制中滋生泛滥。

贫困/低收入家庭的风险

阿尔巴尼亚国家统计局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评估了该国家庭的生活条件、相对贫困和物质匮乏情况，结果显示，有四分之一的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贫困中。调查的主要指

标是贫困风险（相对贫困），该指标反映出收入低于中等收入 60%（相对贫困线）的人群所占的百分比。该相对贫困率并不表示处于贫困中的人数，而是其中有多少人的收入低于规定的贫困线，并面临贫困风险。

阿尔巴尼亚的贫困风险率是 23.4%，即 67.1 万人。把核心问题分组细分后发现，那些不幸的人面临着更加令人沮丧的前景。单人家庭的贫困风险线为 16742 列克（每月 137 欧元），这一基本衡量标准已经非常低。严重物质匮乏的定义是：在 9 个物质匮乏项中至少占 4 项的人口百分比，阿尔巴尼亚的占比估计为 38.3%（抵押或租金，物业费，分期付款或贷款购房，离家度假，偶然但必要的开支（大约 250 欧元），无力购买电话（包括移动手机），无力购买彩电、洗衣机，无力购买汽车，无力购买空调）。家庭工作强度是指所有家庭成员工作的月数（即有收入的月数）与理论上全年（12 个月）工作总月数的比例。较低的家庭工作强度比例一般为 20%。

尽管总的贫困风险率为 23.4%，但贫困风险或社会排斥风险才是更为全面的指标，即有贫困风险、严重物质匮乏或劳动强度很低的家庭和个人，在阿尔巴尼亚这一指标估计为 49%。这也表明，阿尔巴尼亚有一半的人处于财务危险之中，情况令人担忧。

高等教育和研究

阿尔巴尼亚高等教育体系发展滞后，这在不久的未来仍然是一个负担。一年前，学生抗议从另一个角度揭露了许多问题。他们希望政府支持自己的要求，让阿尔巴尼亚大学的研究机构变得更加正规和体面。然而，一年过后，阿尔巴尼亚大学没有任何改变。尽管表面上通过了建新宿舍和设施的倡议并罢免了教育部长，但实际上，大学生仍面临着与以往相同的困难。

2019 年，另一场公开辩论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据说，有望吸引可观资助资金的“改革派”阿尔巴尼亚科学院（ASA）已不再是一个名誉机构，有权设立特定领域的研究中心。然而，半年之后，人们就会遗憾地发现，阿尔巴尼亚的研究发展完全靠学者个人，那些在众多场合代表科学院的人与政治有密切联系，却没有做出国际认可（或可索引）的贡献。虽然阿尔巴尼亚的科学研究成果微乎其微，但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的阿尔巴尼亚研究人员在特定的专业领域颇有建树。当然，他们都隶属国外。但是，这表明阿尔巴尼亚科学发展潜力巨大，只是尚未充分开发。30 多年来，这种现象已成为一种常态。

11 月 26 日的地震

11 月 26 日凌晨 3 点 54 分，阿尔巴尼亚人在里氏 6.4 级的强烈地震中惊醒。地震持续了 30 秒，首都地拉那和距震中 370 公里远的地方都有震感。这是该地区在 3 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地震。这是 40 多年来阿尔巴尼亚遭受的最强烈地震，是 99 年来最致命的地震，也是 2019 年以来世界上最致命的地震。

在 52 名丧生者中，25 人来自杜拉斯（Durrës），24 人来自图曼拉（Thumanë），库尔宾（Kurbini）、勒热（Lezhë）和地拉那（Tirana）分别有 1 人。死者中有 7 名 2—8 岁的儿童。11 月 30 日，总理拉马（Rama）宣布搜救行动结束，预计瓦砾下不会有更多的尸体。3,000 多人受伤，12,000 人无家可归，阿尔巴尼亚全境 7900 座建筑物遭到破坏。

阿尔巴尼亚政府制定了一项财政补偿计划，向死难者家属发放子女助学金、老年养老金和每户约 8000 欧元。国家重新配置预算，以应对地震后的局势。拉马曾表示，2020

年的预算草案将为房屋建设提供建设资金，费用约为 6 千万欧元。随着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向受害者和流离失所者表示声援和巴尔干邻国的大力支持，以及私人和国家筹款活动的展开，资金、食物、衣物等捐赠物品涌入阿尔巴尼亚。

这场悲剧揭露了什么？

前所未有的团结

这场自然灾害发生后，切实的援助和支持随即流入受灾地区，这是数十年未曾目睹过的现象：志愿者、各类组织、搜救队、食物、衣物、为捐赠设立募捐点以及阿尔巴尼亚动员所有社交媒体都动员起来帮助流离失所者。除了国际社会通过政府捐款提供的支持外，还有 3 个决定性的救助来源让整个国家铭记于心：阿尔巴尼亚侨民；来自科索沃、北马其顿和黑山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意大利、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邻国。生活在国外的阿尔巴尼亚人一直是这个国家生存的重要源泉。通过这次地震，阿尔巴尼亚侨民再次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随时准备为祖国提供帮助。当第一批搜救队从科索沃抵达阿尔巴尼亚时，数以百计的救援人员以难以置信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空前力量与当地人合作，成千上万的科索沃家庭向流离失所者敞开了大门。而阿尔巴尼亚的邻国同样令人难忘，在震后的前期，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消防队员通力合作，共同寻找阿尔巴尼亚幸存者。这表明在灾难面前，人性和团结仍然可以遍布整个巴尔干地区。

阿尔巴尼亚人的住房反映了该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地震过后，聚光灯和摄像机都前所未有地聚焦于阿尔巴尼亚人简陋的房屋。遗憾的是，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有岌岌可危的建筑结构、简陋的住房、匮乏的基本设施和极度缺乏的家庭基本财政资源。这是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令人辛酸的生活现实。这一现实也呈现在那些只知道地拉那、而不知阿尔巴尼亚其他地区的人面前。

城市规划与腐败

阿尔巴尼亚专家非常清楚，该国地处一个活跃的地震带。除此之外，地震造成的大部分损失都可归咎于腐败、违反法规和不合格的建筑，这些现象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屡见不鲜。阿尔巴尼亚检察官已发起起诉，调查建筑行业内违反法规和非法建筑的行为。有消息称，12 月中旬，有 9 人因谋杀和滥用职权被拘捕，其中包括 2 名倒塌酒店的业主。另外还有 8 人涉嫌不遵守安全规定。

这类自然灾害再次凸显了严谨的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城市规划源于国家层面的建设规划，即中央政府根据专家的建议来管理人口分布。然而，到目前为止，专家很少就这一问题征求意见，大多数城市规划都由政府官员管理。

结语

回顾历史，阿尔巴尼亚人绝对不会认为 2019 年值得怀念。2019 年的巨大损失和人祸使得国民苦不堪言，并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悲惨的教训。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结构性问题似乎还不够，天灾也给阿尔巴尼亚人带来了苦难。尽管所有人的情感和祈祷都献给了灾区人民，但未受地震影响的民众还是以典型的阿尔巴尼亚方式（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和渴望）迎接着 2020 年。

（作者：Marsela Musabelliu；译者：徐圣明；校对：郎加泽仁；审核：刘绯）